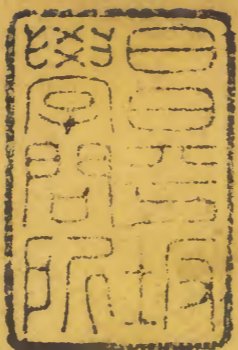


貞觀政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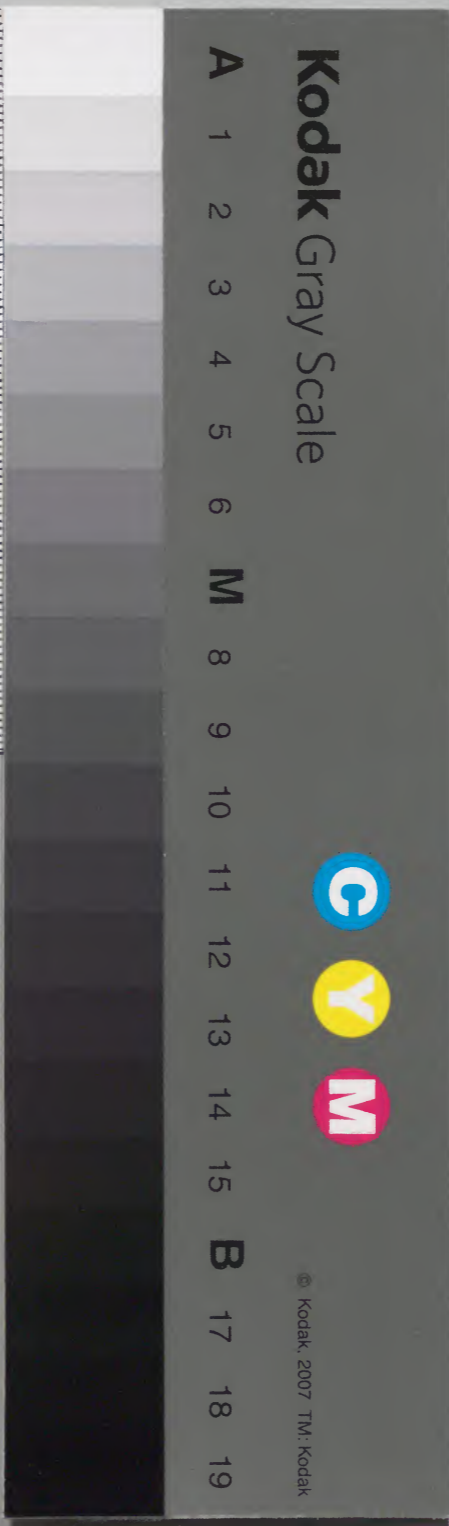
八



漢書門類			
一	一	一	一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漢
〇	一		書
九	〇		類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85	
冊數		10 (8)	
函號		286	125



貞觀政要卷第八

淺草文庫

論務農三十一

論刑法三十一

論赦令三十二

論貢賦三十三

論興亾三十四

太宗曰務農第三十

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

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

時者夫音扶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

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漢

靜清本作淨下
戈直之按同

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

興難去聲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凶隋

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易如然

在初則易以岐切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

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

人樂洛音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尅己自勵

耳

愚按太宗之言曰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人不失時以人君簡靜為本竊嘗因其言而推之舜之罔遊于逸萬邦咸寧之本也禹之克儉于家朔南暨聲教之本

人不之人依本文夫之訛

也湯之不通聲色表正萬邦之本也文王之不敢盤于遊田懷保小民之本也自古興王之君

未有不簡靜寡欲者也自古亡國之君未有不

者矣雖然言之非艱行之為難太宗既以隋之

崇侈宮室為鑒矣而復有飛山翠微之作既以

隋之窮兵黷武為鑒矣而復有高麗西域之師

魏徵曰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王珪曰在初

則易終之實難然則向非一二臣之言又豈能始終踐言也哉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

掇數枚而咒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

百姓有過在于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

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

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

林氏之奇曰夫天災可以至誠感不可多人力勝太宗掇蝗而吞之不忍民受其災其害自息明皇遣使捕之欲以人力勝天而其災愈甚天人之際豈不甚明矣哉

愚按昔成湯禱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身代犧牲是不自有其身矣夫千金之子猶知愛其身人君以一身履九五之尊位崇高莫大焉此身為何如也惟能知吾之一身億萬蒼生之身也則凡吾赤子之痒痲疾痛舉切其身矣太宗念蝗之為民害取而吞之曰寧食吾肺腸與湯之身代犧牲皆不自有其身者也其感天心也友哉漢王嘉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此之謂也

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冠去聲宜用

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

妨農事令改用十月令平聲太子少保蕭瑀奏言準陰

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

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

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

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愚按夫子曰使民以時釋者曰時謂農隙無事之時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夫朝廷之上宮廷之間行儲君首服之禮固未至於使民而奪其時也而以追兵備儀妨農而止此太宗之心一念在民而不敢少弛也推是心於天下天下其有不務本者乎

常清本作嘗

謂清本作為

蘇清本作役

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其尤
 賤處計斗直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
 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
 斯朕為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
 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
 使比屋之人比音鼻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
 鄉閭之間少敬長少去聲長音掌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今天
 下皆然令平聲朕不聽管弦不從畋臘樂在其中矣樂音

洛

愚按論語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
 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釋者曰庶而不富則民生
 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
 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而孟子之
 告梁惠王亦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
 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此皆
 三代盛時所以王天下之要道也太宗謂朕欲
 賜天下人皆富貴省徭薄賦不奪其時恣其耕
 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咸知敬順
 此則貴矣斯言也與孔孟之言同一揆也雖三
 代之治何以越此然貞觀之時亦云庶且富矣
 固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云至矣朱子則
 謂其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
 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太宗其能然乎愚謂
 太宗之言仁聲之入人深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
 使太宗知此而力行之則所
 謂樂在其中者又當何如哉

刑法第三十一章 凡九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售音受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諫議大夫王珪進曰但選公直良善人斷獄允當者當去聲增秩賜金卽姦偽自息詔從之太宗又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周禮秋官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今三公九卿三公見任賢篇註唐制九卿太常寺卿掌禮樂郊廟社稷在其後

伯當作王

之事光祿寺卿掌酒醴膳羞之政衛尉寺卿掌器械文物宗正寺卿掌天子族親屬籍以別昭穆太僕寺卿掌廐牧輦輿之政大理寺卿掌折獄詳刑鴻臚寺卿掌賓客凶儀之事司農寺卿掌倉儲委積之事太府寺卿掌財貨廩藏貿易皆有少卿以爲之貳卽其職也自今以後太辟罪辟音闕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尙書九卿議死刑也

之如此庶免冤濫由是至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幾平聲舊本自太宗又曰以愚按昔舜命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刑期于無刑蓋帝王之治以教爲先刑者不得已而用之以弼教而其心則期於無刑也然明刑之要則曰惟明克允蓋明者所以得其情允者有以當於心理官之所重者在於此而穆伯訓刑尤切切於其審克之一語正奏讞詳審之

貞觀政要

卷八 刑法

公良直善據本文當作公直良善

貞觀政要

卷八

謂也王珽謂必選公良直善之人斷獄允當者增秩賜金而太宗又使宰相及尚書九卿議之固宜致刑措之盛也夫唐虞之世期於無刑成周之隆至于刑措無刑尚矣刑措亦王者之極功也若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史臣皆以幾致刑措美之自漢唐而論可謂仁君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比音鼻奴告主謀逆此

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平聲後同有謀反者必不獨成終

將與人計之窺計之事必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也

自今奴告主者不須受盡令斬決

愚按人臣謀逆此以下而叛上也奴告其主是亦以下而叛上也已惡人之叛上也迺使叛上者得逞其志是以亂易亂相去幾何太宗詔自今告主者勿受盡令斬決斯言一出固足以感格

天下使無叛上之事矣

貞觀五年張蘊古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相好並去聲後

同素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鞠其獄令平聲蘊古言好

德癩病有徵法不當坐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密報其

旨仍引與博戲持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

怒令斬於東市既而悔之謂房玄齡曰公等食人之

祿須憂人之憂事無巨細咸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

見事都不諫諍何所輔弼如蘊古身為法官與囚博

戲漏洩朕言此亦罪狀甚重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

冊府元龜載此事云太宗曰吾嘗禁蓋琮於獄而蘊古與琮奕基今復阿縱好德據此則與博戲者非蘊古也事理當然

五誤新舊史刑
 法志通鑑皆作
 三按彼文他日
 尋詔京師五覆
 奏諸州三覆奏
 乃下章所載也
 此其所以誤歟
 上大寶箴通鑑
 係武德九年傳
 史鑑古傳云上
 初即位上大寶
 箴通鑑蓋據之
 以為武德九年
 八月即位之時

當時盛怒即令處置處上聲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因詔曰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五覆奏自蘊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後門下省覆有據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奏聞蘊古初以貞觀二年自幽州今興路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表上大寶箴易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取此義箴誠也文義甚美可為規誡其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辟音璧君也周書箕子陳洪範之辭為君實難刊告魯定公曰為君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

也有舊史蘊古禹貢曰任傳作求於義為土貢勝所引禹貢即其序文恐舊史作競似音相誤因心作推恩文義顯明此蓋脫推字分恩字為兩論當作註彼所引有異同說見本篇下成舊史作生彼此或誤

具僚和其所唱和去聲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拯音軫屯諸倫切歸罪於己因心於人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見史篇出警而入蹕天子出稱警入稱蹕警者戒肅蹕者止行也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史記應鍾律以身為法度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音洛後同極樂成哀欲不可縱

縱欲成災

曲禮曰欲不可縱樂不可極

壯九重於內

重平聲楚辭曰君門九重

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

樂作瑤臺紉作

瓊羅八珍於前

周禮膳夫珍用八物謂淳熬淳醢所食

紉作

不過適口惟狂罔念

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

丘其糟而池其酒

樂紉酒池可以運船

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

夏書五子

之或不一色荒寵嬖女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荒

謂之貨使民不為盜

勿聽亾國之音

物侈亾國之聲淫

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

勿謂我智

而拒諫矜己聞之

夏后據饋頻起

史記夏禹一饋而

民亦有魏帝牽裾不止

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

持我何太急耶於是徙其半

安彼反側如春陽秋

露巍巍蕩蕩推漢高大度

漢紀高祖寬撫茲庶事如

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

詩小旻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大明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則書曰無偏無黨

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一彼此於胸臆捐

好惡於心想

好惡竝去聲

寂棄而後加刑眾悅而後命賞

弱其強而治其亂

伸其屈而直其枉

故曰如衡如石

一饋以下淮南子之文稱史記者非

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音現如水如鏡不示

物以形物之鑿者妍蚩自露勿渾渾而濁音濁勿皎

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

於未形冕十有二旒天子冠用五采藻為旒以藻貫

之義雖黈纁塞耳而聽於無聲黈他口切纁音曠黈纁黃色綿也以黃綿

為圓用組垂之於冕當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

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

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

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

汶舊史通鑑並作沒此似訛旒纁之解與諸解不同蓋依白虎通似失其義

正當同本文作天

貞老子或有作正者

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戡音勘勝也人

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

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去聲

苞括理體抑揚辭令如字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

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

之爭臣司直爭讀曰諍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帛三百段

仍授以大理寺丞按通鑑無與囚博戲之說唐史張蘊古無傳事見刑法志

唐氏仲友曰張蘊古文章鯁直之士太宗以一時誤見濫誅最為可惜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

切中帝之病蘊古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加以切直太宗濫殺而悔則何益矣

貞觀政要 卷八 刑法

舊唐書文苑傳有張蘊古傳此云無者據新史爾

朱子之子當作
氏五十當作十
一或單稱五

朱子黼曰詩三百五十篇而疾讒者六君子有七
惡而以詆為直居其一自昔賢智之棄逐政治之
隳圯國家之昏亂未有不自讒訐也太宗方蒐積
羣才共興治功乃復容萬紀輩玷汚朝列何哉
唐
玄齡一代名相而萬紀以考選不公誣之張蘊古
平反妖言而萬紀以按事不實劾之玄齡以魏徵
免按而蘊古竟罹非命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其為
太宗盛德累豈少乎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
萬紀也夫

愚按自古王霸之辨治亂之分曰德刑曰義利
而已太宗知尚德而不尚刑故能拒絕封德彝
法律之言知尚義而不知尚利故能斥權萬紀
採銀之奏此其天資聰明最為合於帝王之道
者也夫既知其言之非矣則廢逐其人可也然
德彝則任股肱之寄萬紀則居耳目之官德彝
論無忌佩刀之罪置拔尉於死地萬紀論好德
妖言之罪陷蘊古於非辜小人深文如出一律

何太宗明於先而暗於後得於彼而失於此乎
校尉以戴胃而免蘊古則遂罹極刑愚觀蘊古
之箴曰揪棄而後加刑嗚呼蘊古之
罪豈所謂揪棄者邪亦可哀也已

貞觀五年詔曰在京諸司比來比音鼻奏決死囚雖

云五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

又無所及自今後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三日中五

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又手詔敕曰比來有司斷獄

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

有冤自今門下省復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

錄狀奏聞

五當作三說見
上章
二當作一新舊
史刑法志及通
鑑皆作二

復當作覆守文
以下既見前章
作覆舊史亦作
覆

范氏之論唐鑑
不見

貞觀政要

卷八

十

范氏祖禹曰易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者信發於中也議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先王重慎如此故刑清而民服若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古矣幾致刑措宜哉

愚按易之象言刑獄者五而議獄緩死必見於中孚者蓋以君子者每於事於物無不用其中於人命所繫尤見中孚之至也獄者不得已而設議謂必究其情也死者不可以復生緩謂求所以生之也呂刑曰罔非在中又曰獄成而孚則中孚者誠議獄緩死之本也太宗恤刑之詔其出於中心之誠者歟亦近乎周官五聽三訊之遺意矣

貞觀九年鹽澤道行軍總管岷州岷州今為西和州隸陝西都督

高甌生史無傳坐違李靖節度又誣告靖謀逆減死徙

邊時有上言者曰甌生舊秦府功臣請寬其過太宗

曰雖是藩邸舊勞誠不可忘然理國守法事須畫一

今若赦之使開僥倖之路且國家建義太原元從及

征戰有功者甚眾從去聲若甌生獲免誰不覬覦有功

之人皆須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為此也

愚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堂堂三代之佐此後世之所不能也太宗以王魏為相以薛萬徹為將非所謂雖讎必賞歟至若高甌生以秦府舊臣身從百戰一旦犯法黜之無疑非所謂雖親必罰歟嗚呼太宗之布公道其庶幾武侯之治者乎

貞觀政要

卷八

十

刑法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

周書康惟刑恤哉虞書舜禮云為上易事易以政切後同為

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

長勞矣長音掌後同禮夫音扶後同上易事則下易知君

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

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

斯起虞書皋陶廣歌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

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

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

上人之語雖不馴禮記之文固不容疑然今新舊史元龜古寫本等入皆作多則當時禮記之文未可知也

文舊史魏徵傳作大此似誤

註疏與疎據本文當作疎與疏

事或訛新唐書魏徵傳作律

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者也與疏

疎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疏去聲或

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

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

癥痕癥音盤癥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因

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

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

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孔子老威怒所至則取法

於申韓申不害韓非皆戰國刑名之學直道而行非無三黜三去聲論語曰

曰當在惠下

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

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

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稽音羈實虧君道昔州黎

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與秦侵鄭楚穿封戌囚鄭皇

謂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犁州犁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

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抽戈逐王子圍弗

及楚人以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漢張湯為廷尉鄉上

皇頡歸意所便曰所治即上意所欲舉予監史深刻者即上

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察帝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出本傳以人臣之頗僻平頗

史今漢書作史者誤史記作史為是

聲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

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

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

先笑易旅卦之文

音洛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

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

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稱去聲或以人不從命

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

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且我

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亾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

窮或寡之誤新
舊史皆作寡

隋氏之府藏去聲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
 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
 度待洛切曾何等級會音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
 我以貧窮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
 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
 塗鮮上聲易以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
 治不念亂存不慮亾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
 必無亂隋氏之未亾自謂必不亾所以甲兵屢動徭
 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亾之所由也可

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
 取於亾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大雅蕩
 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詩幽風伐柯篇之辭臣願當今之動
 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亾治亂可得而知若能
 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
 亾則存矣知存亾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遊畋之
 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
 便佞遠去聲便平聲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
 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堯舜設誹謗之水於五達之衢以畫

政治之追禹湯之罪已左傳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惜十家之產

見納諫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

受益謙易謙卦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不自滿以招損虞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有

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易大傳曰君子居

千里之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

規而帝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

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

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可

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

文言傳當作大傳若繫辭傳

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文言傳釋誠哉斯言不可

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

必改少虧於曩日若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

則盡善盡美矣固無得而稱焉太宗深嘉而納用史按

昭諸史傳及行幸篇皆作顯此從新史蓋由避中宗之諱

傳上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諫曰隋惟責不

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

不聞此言退又上疏云云

唐氏仲友曰徵言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今

之刑賞或由喜怒此即皇極所謂王道書曰無有

作好無有作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二說並行而

不相悖無作好惡道也惟作威福權也德大而常

貞觀政要

卷八 刑法

禮不足，以賞於是，乎有作福，罪大而常法不足，以誅於是，乎有作威，此非有司之法守，而出乎人君之權者，雖作福而德稱，乎賞豈作好哉，雖作威而罪宜乎誅，豈作惡哉，然則賞刑非不由喜怒也，不由乎一人之私喜怒也。

刑舊本作民者
誤今清本正之
減舊本作減者
誣本文可見今
從清本

愚按漢世賢良之策曰：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賞，而民不勸，重刑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其是之謂歟。夫以太宗之世，嘉善賞功，之制明罰，恤刑之詔屢形於言，亦可謂兢兢於君道者。然而刑賞之失，猶有如魏徵之言者，豈正身之道，未有以盡於己乎。抑信未足以孚於民乎。觀徵所謂欲善之志，不減而改過之心，少虧，其未能正於己，而信於民者，可想見已。雖然，徵之疏，必諄諄以隋為戒，若致傲於庸君，常

十惡即隋文所
置謀反至內亂
之十條被下之
刺當作御通鑑
作御

主之前者，亦猶賈山於漢，而借秦為喻之意，憂治危明之心也。若徵者可謂忠愛其君者矣。

貞觀十四年，戴州濟北地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

惡者，被刺史劾奏。太宗謂侍臣曰：昔陶唐大聖，柳下

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盜跖為巨惡。盜跖莊子

以為柳下惠之弟夫以夫音扶聖賢之訓，父子兄弟之

親，尚不能使陶染變革，去惡從善。去上聲今遣刺史化

被下，人咸歸善道，豈可得也。若令平聲緣此皆被貶

降，或恐遞相掩蔽，罪人斯失。諸州有犯十惡者，刺史

不須從坐，但令明加糾訪，科罪庶可肅清姦惡。

貞觀政要 卷八 刑法

愚按夫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謂政刑之不如此德禮也蓋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者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後世之為治者德禮有愧教化不先非惟德禮不能使民有恥且格而政刑亦不能使民免而無恥矣甚而至於罪麗于十惡尚忍言之哉然究厥本原則承流宣化坐罪宜也而遂至於遞相掩蔽罪人斯失反以長姦容慝遂使麗于十惡者乃得全身於覆載之間而可乎哉太宗不坐刺史但令明加糾察以正其罪蓋深有以知其弊而不得不然也司牧民者其亦於德禮政刑而知本末先哉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大理卿孫伏伽

貝州人武德初上言三事帝曰

夫作甲者扶欲其堅恐人

可謂諛臣矣貞觀中拜御史累遷大理卿

註已見直諫篇

之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稱職故也稱去聲朕常問法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鈞聲價今之所憂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務在寬平

唐氏仲友曰太宗留心聽斷天下刑幾措固嘗拒封德彝刑法伯道之說從魏公仁義之言雖道德齊禮未純三代而歛恤之意形矣惜哉後世之不能守也

愚按漢景帝之詔有曰欲令理獄者務先寬又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罪者不服姦法為暴甚無謂也諸獄雖疑若文致於法而罪人心不厭者則獻之誠後主之所當知也太宗謂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

深宜禁止務在寬平斯言也與景帝之詔同一
仁心也史臣俱以刑措美之宜哉蓋寬則矜恕
可得其情急則殘忍有失其情者矣然寬非縱
弛之謂也寬而流於縱弛則幸免者有焉今日
務在寬平則平若持衡輕重不失矣罪在於輕
而從輕罪在於重而從重此平也實寬之所致
也則寬平者實
明刑之典要歟

赦令第三十二章 凡四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
智者不肯為惡愚人好犯憲章好去聲凡赦宥之恩惟
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
赦善人暗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稂莠音郎酉惠姦

舊史通鑑唐鑑
皆係二年

宥者賊良人先音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周書康誥

又蜀先主姓劉名備字玄德漢中山靖王之後三國時繼漢統都蜀嘗謂諸葛亮

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元方名紀康成名玄竝後漢人每見

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曾音故諸葛亮理蜀

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數音朔卒至

傾敗卒子夫謀小仁者夫音太仁之賊故我有天下

已來絕不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

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

范氏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夫良民不
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

治唐鑑作政此
或誤

而措刑不亦疎乎而人君每以赦為推恩
 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治矣
 馬氏存曰先王以教而化民以刑而禁民不幸或
 陷於憲網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
 肆赦之蓋赦者聖人以之宥過也可以行而不行
 則傷乎仁不可以行而行之則失乎義故世之議
 者或以宥疎而不宥數或以宥數而不宥疎是疎
 者太簡數者太繁蓋惟當語其當否而不論其疎
 數也故周官三宥三赦之法曰不識曰過失曰遺
 忘以為宥之可用止於如此曰幼弱曰老耆曰瘖
 愚則以為赦之可行止於如此由是觀之赦宥之
 法當其時而用之則為天下之利不當其時而用
 之則為天下之害故魯肆大眚春秋譏之管仲亦
 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宥者小
 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以為天下之民知赦之
 福而不知無赦之為福是亦議其赦之大者乎
 愚按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誤也災不
 幸也故肆赦之怙有恃也終再犯也故賊刑之

此聖人用法之權衡而忠厚之意寓於其間未
 聞不擇罪之輕重而悉赦之也易曰雷雨作解
 君子以赦過宥罪雷動而雨作天澤所施溥矣
 而曰赦過宥罪過之小者赦釋之罪之大者寬
 宥之而已亦非謂不擇罪之大小而悉赦之也
 故春秋莊公之世肆大眚聖人以為非常之事
 書之於經正以其非古也自是而赦令數矣然
 或者因天下有非常之事與夫凶荒流離之後
 盜賊垢污之餘於是有所沛然洗濯於天下不
 得已而用之猶云可也否則雖足以見仁惠而
 未免所謂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矣為人上
 者操刑賞之柄以勸善懲惡酌古之道揆今之
 宜必赦過宥罪而不可數要為得中也太宗謂
 絕不放赦而四海安寧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其
 深有見於
 治道者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

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姦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

數音朔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令平聲毋使互文毋無通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

人心多惑姦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易渙卦九五爻辭

言發號施令施平聲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書曰

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周書周官之辭且漢祖日不暇

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

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非惟之惟舊本作爲者誤今從清本即書文

愚按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殺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之以律律之書凡十二篇所以使民遷善遠罪而無犯也皆太宗詔房玄齡等與法司因隋之舊而更定增損多降重爲輕迄貞觀用之無所變改夫律令格式皆所以用法也太宗謂貴簡約貴常定此最爲知法意者夫不簡約則出入輕重吏因之而作弊不常定則朝行夕改民莫知所信從太宗取則於蕭何畫一之法而不輕於數變法必須審定以為永式能致刑措實由此也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承乾也啓后曰醫藥備

盡今尊體不瘳音抽愈也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

赦令

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者若行善無効何福可求救者國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豈以

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按通鑑貞觀九年長孫皇后素

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上環甲出閣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而后曰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甚太子曰云云后曰云云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私以語房玄齡玄齡白上上哀之欲為之赦后固止之

唐氏仲友曰天啓興運亦不偶然助興運必有賢妃以漢唐論長孫賢於陰馬有古后妃之美無後世后妃之失太宗謂內良佐信夫

表表字書偉也

愚按三代興王之主無不內有賢助以協成至治任姒邑姜其表表於經傳者為天下母儀之所取則焉若長孫皇后之賢自三代而下之絕無僅有者也馬鄧不足以儕之矣遇危疾而不以肆赦徼福非卓然有見何以能茲不幸而弗登者艾宐太宗有失內良佐之嘆也天假之年使之擁佑於高宗之世則庶幾其過禍亂之萌乎此可為深悲也

貢賦第三十三章 凡五

貞觀二年太宗謂朝集使曰

使去聲唐制諸州奉貢物入京者謂之朝集使

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

當去聲比聞

都督刺史

比音鼻

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

意外求更相倣效

更平聲

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改此

意當作竟戈按可見

弊不得更然

愚按夏書載禹平水土之績而以貢名篇貢者下獻上之名水土未平何由定貢書以貢名見地平天成之功也然曰任土作貢者亦非以其土之所有而悉貢也禹貢一書其所貢者皆服食器用之常宗廟朝廷之不可闕者非徒奉一人耳目心志之所欲也而唐之刺史至於越境求物更相倣倣亦由國無定制使踰越於常度之外太宗深懲而力革其弊誠王者之先務也

貞觀中林邑國貢白鸚鵡性辯慧尤善應答屢有苦

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還出於林藪使去聲令平聲按通鑑貞觀五年十一月林邑獻五色鸚鵡魏徵以為不效受上喜而歸之

出疑舊史林邑傳還下有放字無出字

愚按周書載召公戒武王之言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其後穆王得白狼

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其得失可睹也太宗卻林邑白鸚鵡之獻可謂能遵古先哲之訓而鑒後世之失矣

貞觀十二年疎勒朱俱波甘棠

皆西域國名疎勒距長安九千里餘王姓

裴氏朱俱波在葱嶺之西甘棠在大海南遣使貢方物使去聲後同太宗謂羣

臣曰向使中國不安日南南蠻國在安南之外西域朝貢使亦

何緣而至朕何德以堪之觀此翻懷危懼近代平一

天下拓定邊方者拓音托惟秦皇漢武始皇暴虐至子

而亾漢武驕奢國祚幾絕幾平聲朕提三尺劔以定四

海遠夷率服億兆乂安自謂不減二主也然二主末

西通鑑等所載皆作北此似誤

九誤今係十年

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懼危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諫以相匡弼若惟揚美隱惡其進諫言則國之危亾可立而待也按通鑑係貞觀九年十二月

唐氏仲友曰太宗因四夷之賓而以秦皇漢武自傲求輔弼之言此忠言可進之機惜哉玄齡無杜漸之言俾進乎帝王保治之道也

愚按昔武王克商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作旅獒用訓于王而致慎德之戒夫以武王之聖而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主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太宗因四夷之賓以秦皇漢武自傲以求言而當時大臣雖不聞有如太保作書之訓然自懷危亾不敢懈怠有合於夙夜罔或不勤之言庶幾乎帝王保治之道矣

貞觀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其莫離支

高麗官名其職如中國吏

通鑑集覽或號蓋金自云生水

蘇文弒其王武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官

遣使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莫離支虐殺

其主九夷所不容東方之夷有九種曰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都當作部

又一日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靺臬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都陛

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為遼東之人為去聲報主辱之

恥古者討弒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宋春秋時國名字華父宋

國名開當有督字

戴公遺魯君以部鼎遺去聲魯君桓公名軌部鼎桓

公受之於大廟大音秦後同太廟周公之廟也臧哀伯魯大夫臧孫達也諫

貞觀政要

卷八 貢賦

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營邑

九鼎殷所受夏鼎也武王克商乃義士猶或非之蓋

營維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大廟其若之何事

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大廟其若之何見

左傳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殤公與夷以郟鼎賂公故遂相宋公四月取郟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諫曰云云夫春秋之書百王取則若受不臣之筐篚

公不聽夫春秋之書百王取則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將何致伐臣謂莫離支所

獻自不合受太宗從之按通鑑太宗又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

離支弑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唐氏仲友曰名其爲賊乃可服之此兵法也太宗固深忿莫離支必欲討之其貢使之來欲治之而未有辭遂良之諫與太宗意會宜其從之之速也

愚按褚遂良援古證今諫太宗卻莫離支之獻則善矣而不能因以消其忿兵黷武之心而其諫辭與太宗意會卒成遼水之征惜哉

貞觀十九年高麗王高藏藏去聲高麗王名及莫離支蓋蘇

文蓋音盍高麗臣名金蓋蘇文既弑其王武於是專擅國事其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

敢仰視常命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上馬出行必整隊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坑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遣使去聲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朕憫此女離

其父母兄弟於本國若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

竝却還之本國

按通鑑係貞觀二十年

愚按周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未聞以美女為貢者也適足以亂人之國而已矣昔紂受闕天美女之獻而西伯興魯受齊人女樂之歸而孔子行蓋自古臣下之詭計列國之陰謀未有不以女子為間使之先有以惑其耳目移其心志或乘隙以沮敗其所為或遂中以不測之禍可不慎哉高麗美女之貢夫豈不為是邪況當興師致討之時乎太宗還之謂不欲傷其心固仁惻之意亦豈非有見於此邪若太宗其可謂賢君也已

辯興亡第三十四章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從容

從即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容切

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

右依唐史當作左

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為

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

武王伐紂諸侯會孟津者

八百餘國周室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平

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義

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

祚之修短意在茲乎

愚按太宗君臣嘗論創業守成孰難玄齡以創業為難魏徵以守成為難夫創業者既往之事守成者方來之事也與其追論於既往曷若致力於方來者為有益乎他日與羣臣論周秦運祚長短之由蕭瑀之言即創業之事太宗之言即守成之事也夫所貴乎君臣之間講論古今

者欲其反之於己而推之於治也取天下之事
太宗既已身親之矣方當即位之初所宜監秦
之所以失效周之所以得庶乎如周祚之長不
至如秦祚之短也嗚呼太宗之言可謂能切已
近思者矣

飢清本作饑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
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
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
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供平聲煬帝恃此富饒所
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亾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
者務積於人不枉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辭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

畜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
益其奢侈危亾之本也

愚按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
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蓄積者
所以為民非為君也百姓足孰與不足聖經所
以垂訓而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賈誼所以言於
漢文帝之時也蓋蓄積固有國之先務也至於
蓄積豐富侈心一生貫朽粟陳不足以供排山
倒海之欲非惟無可以養民且至於厲民矣太
宗謂但使倉廩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此得
古人制國用之意良足取也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

昔啓人本突厥啓民可汗亡國來奔隋文帝不恡粟

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疆富子孫不

思念報德纔至失脫卽起兵圍煬帝於鴈門郡名今

隸腹及隋國亂又恃強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

身及子孫竝爲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羣

臣咸曰誠如聖旨

愚按三代之待夷狄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蓋不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文王之伐獫狁止於城彼朔方而已宣王之伐淮夷止於徐方來庭而已曷嘗盡欲郡縣其地而臣妾其人哉後世不明華夷之辨務爲懷遠之圖適以自遺患而已矣故漢宣扶立呼韓而建武多北邊之擾隋文

子孫清本作足
脫古寫本作畢
理當然

利破之間舊史
突厥傳有兄弟
之所屠戮今顯
利之九字文義
始通此脫可知
至疑致之誤

撫存啓民而煬帝有鴈門之圍出不能以三代爲法故也可不戒哉

貞觀九年北蕃北突厥歸朝人奏突厥內大雪人饑

羊馬竝死中國人狂彼者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

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亂

任小人則敗突厥所信任者竝其公等見之略無忠

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爲朕以人事觀

之亦何可久矣魏徵進曰昔魏文侯名斯晉卿桓子

問李克戰國時人諸侯誰先亡文侯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

克曰數戰數勝數竝音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不

桓子之子據史
記通鑑等皆爲
桓子之孫

亾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眾內侵，今尚不
息，此其必亾之道。太宗深然之。

愚按：大雪人饑，羊馬並死，突厥將亾之徵也。太宗不以此論其必亾，而以不任忠良、不憂百姓，

知其必亾，可謂善觀人之國矣。然魏徵論吳亾之事，則又有深意焉。蓋頡利固數戰數勝者也，

太宗自起兵以來，亦豈非數戰數勝者乎？觀頡利之亾，亦可惕然而懼矣。厥後太宗既老，而復

興高麗之師，殆近於李克之所論者。太宗固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豈不信哉。

貞觀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亾國之

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齊後主也，名緯，世祖之子。深好奢侈，好去

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斂。去聲朕常謂

此猶如饑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

姓既弊，其君亦亾。齊主即是也。然天元後周宣帝名贊，自稱天元

齊主若為優劣，徵對曰：二主亾國雖同，其行則別。

行去聲齊主懦弱，懦與同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亾滅。

天元性兇而強，威福在己。亾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

論之，齊主為劣。舊本：此章重出，奢縱篇今去，彼存此。

愚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宜鑒于殷，峻命不易。夫殷之鑒以夏，周之鑒以殷，太宗

以開基之明君，而能以亾國之庸君為鑒，可謂知所鑒矣。其得為寡過也宜哉。至論周齊之君

孰優，魏徵以齊主為劣，愚觀周子之書，有剛惡柔惡之說，然則天元其剛惡，齊主其柔惡，歟。剛

與亾

若清本作孰奏
議與此同

書清本作論

柔雖異_レ人_レ國_レ則一政
未_レ易_レ以_レ優劣_レ論_レ也

貞觀政要卷第八終

貞觀政要卷第八

終

貞觀政要卷第八終

慶應七年

皇印

圖書

